

闲谈老舍作品中的幽默

贵翔

老舍先生是以幽默著称的小说家,他的早期作品《老张的哲学》《赵子曰》《二马》等都以幽默风格吸引着读者。在《老张的哲学》中,老舍在描写一群好打扮,又不会化妆的女人时,有这样一段经典笔墨:“有把红胭脂擦满了脸,似女关公;有光抹一层三分多厚的白粉,像石灰铺的招牌;有的穿着短袍,没有裙子,一扭一扭地还用手帕拍着膝以上腰以下特别发展的那一部分;有的从头到尾裹着貂皮,四个老妈挽着一个,蚯蚓般地往前挪;有的放开缠足,穿着高底洋皮鞋,鞋跟露出一团白棉花。”

在《赵子曰》中用“两根林秸秆似的小腿”来形容男青年的腿细;用“像放在磁缸儿里的小绿蝓蝓,振动着小绿翅膀那么娇嫩清脆”,来描述女性声音的娇媚……都令人捧腹。

老舍先生许多作品中幽默并不是单纯为了取笑、找乐,他是用喜剧的形式,揭露愚昧落后,甚至是人间的悲剧、社会的悲剧,是一种“笑定思痛”,比“痛定思痛”的写法更加高明,让读者在笑过之后,产生更深的刺痛和更大的震动。

老舍先生的幽默是有温度的,有同情甚至有怜悯的成分,充满了要把那些被旧制度、旧习惯束缚的国人唤醒和拯救出来的强烈愿望。

《有声电影》这个短篇小说,就是通过幽默的方式写出了当时国人的愚昧和守旧。主人公二姐没看过有声电影,但对有声电影是“有说有笑而且有歌”的说法,并不相信。可由于来自各方面的报告都是这样说,就想去开开眼。于是,二姐在打牌赢了钱以后,便请二姥姥、三舅妈、四姨,以及小秃、小顺等几个孩子,一起去看有声电影。她们选择的是日场,下午两点半开演,可由于这几位不经常出门的女人的拖沓和几个孩子的捣乱,到达影院时已是三点一刻。电影当然已经开始放映,老舍先生还在此幽默一下,写道:“这当然是电影院的不对,难道不晓得二姥姥今天来吗?”

当几位进入黑洞洞的影院后,直到看座的电棒中的电已使净,大家才找到了座,但还不能这么马马虎虎地坐下。不能忘了谦恭,二姥姥年高有德,当然往里坐。而二姥姥又觉得当着四姨怎肯倚老卖老,而二姐

又是姐姐兼主人,因此“大家打架似的推让,甚至把前后左右的观众都感化得直喊叫老天爷”。但几位坐下后,并没有观影,源于“二姥姥想起了一桩大事——还没咳嗽呢”。而二姥姥的一阵咳嗽,惹起了二姐的孝心,便议论起老人的后事来,就在“大家刚说到热闹地方,忽,电灯亮了,人们全往外走”。二姐还想喊卖瓜子的,看座过来了,告诉她这场完了,晚场八点才开了。她们只好走出影院,但几位怎么也回忆不起电影到底说的是什么,只有四姨还能说出一个洋鬼子吸烟,还从鼻子里冒烟的画面。

《有声电影》中的人物不知道如何欣赏代表现代文明的电影,借其观影前、观影中的表现,讽刺了二姐、二姥姥的守旧和愚昧,体现出一点轻喜剧的风格。而《抱孙》中王老太太的愚昧和愚蠢,则直接导致了儿媳和大孙子丢了性命,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悲剧了。首先,王老太太,为了能让生出来的孙子白白胖胖,就拼命给孕妇吃东西,“半夜三更还给儿媳送肘子汤,鸡丝面……儿媳也真作脸,越躺着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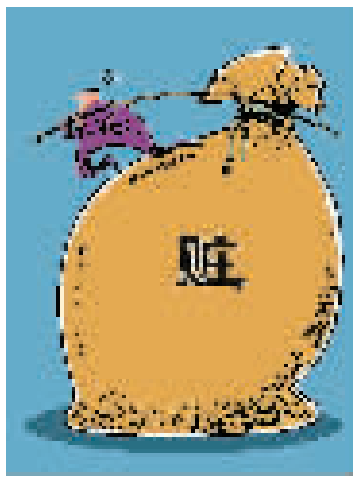
饿,点心点心就能吃二斤翻毛月饼;吃得顺着枕头往下流油,被窝的深处能扫出一大碗什锦来。”以至于肚子大得惊人,看着颇像轧马路的石碾。

这么大的婴儿肯定难以顺利生产,但面对难产的儿媳,王老太太在请来尼姑大念催生咒无效后,才把儿媳送到医院,求助西医。经过是否让男医生治疗,“掏”孩子(剖宫产)还是养孩子(顺产)等一系列纠结后,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,虽然孕妇和孩子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,但由于“王老太太确是以为‘办三天’比人命要紧”,硬把需要继续在医院观察救治的大孙子抱回家,举办“洗三”仪式,并且又因为自己染上风寒,对着孙子的小脸儿打了“二百多个喷嚏”,致使好不容易才来到人世的大孙子,一命呜呼。紧接着为了和医院打官司,又把伤口尚未完全愈合的儿媳接出医院,造成伤口感染,也离开了人世。读者初读此小说,可能会对王老太太那些无知,却又自我得意的做法忍俊不禁,但读到最后却再也笑不出来,这便是老舍先生幽默的高明之处。

括自己在内的大部分人,才代表着现实逻辑?更何况现实逻辑之上,还有未知的茫茫宇宙。

生命中能遇到这样一位引我向外探索,又向内省思的作家,我深深感激命运。我们的生命中,是否也能遇到这样的最深爱之人呢?在生命的每个节点,都存在这种可能性。充满憧憬的少年、疲倦不堪的中年、暮气沉沉的老年,都有可能遇到那一束光,生命因此而突破,而改变……

石却非常理解并肯定其妙。苏轼常对人说:“学荆公的人,哪有他这样博学啊。”(宋·赵令畤《侯鯖录》卷第一)王安石的散文《伤仲永》字字是对青年读书学习的关心。当然,他一向怜贫惜弱。他任知制造(为皇帝起草诏令的官)时,夫人吴氏很关心他的生活,为了有人照顾他的起居,为他买了一个小妾。一天,王安石见到此女子后问:“你是什么人?”女子说:“夫人要我在您身边服侍。”王又问:“你是谁家的?”女子回说:“我的丈夫是个军官。他负责监运粮米时船沉了,倾家荡产仍不够赔偿,只好把我卖了。”



●格言画 杨树山画

贪欲使人无所不为。——但丁

一个人,如果知识渊博,又有良好的人品,就会受人尊敬,西晋末年的藏书家裴宪和荀绰,就是这样的人。他们出生于簪缨世家,在国破家亡之时,他俩能获异族首领青睐,可以说,与其藏书、学识和人有直接关系。

裴宪(?—约343)字景思,河东闻喜(今山西闻喜)人,《晋书》有传;荀绰(生卒年不详)字彦舒,与裴宪同僚,颍川颍阴(今河南许昌)人,《晋书》亦有传。

裴宪祖父裴徽,乃玄学家,担任曹魏冀州刺史。其父裴楷,博涉群书,精通《老子》和《周易》,亦是“正始之音”的清谈名士,有“玉人”之称。其堂伯父裴秀更是了得,世称“后进领袖”,所作《禹贡地域图》及“序”文,为最早确定中国地图绘制原则之杰作。裴宪少年颖悟,习修儒学,初为太子侍讲(即老师),累官至尚书。

荀绰,据《晋书》本传记载,其祖父荀勖博学多通,于书籍文化贡献颇大,曾总司整理了西晋的官藏,并编制了《晋中经簿》目录书,后又主持整理“汲冢竹书”。荀绰父亲荀辑,无甚事迹,只知道承其父爵,担任守卫宫禁的最高长官——卫尉。荀绰本人“博学有才能,撰《晋后书》十五篇,传于世”(《晋书》本传),他还撰有《冀州记》一书,为方志名著,记录了冀州

的风土人情和杰出人物,萧梁刘孝标注释《世说新语》,其中多有引证,官至司空从事中郎。

晋怀帝永嘉末年,“五胡乱华”,后赵首领羯族石勒,打败西晋权臣王浚军队,大开杀戒,众官员纷纷变节,贿赂石勒,以苟全性命,唯有裴宪和荀绰在家静候处

置,石勒素闻其名,派人把他俩叫来,训斥道:“你们傲视本王,迟来拜见,难道不怕死吗?”裴宪泰然自若道:“我等世受晋恩,未可负义,你如加罪无辜,而不以德治世,就请随意加刑吧!”说罢转身便走,石勒敬佩他俩的人品和勇气,只得与嘉宾之礼待之。其藏书事迹,据《晋书》本传记载:“(石)勒乃簿王浚官寮亲属,皆赏至巨万,惟(裴)宪与荀绰家有书百余帙,盐米各十数斛而已。勒闻之,谓其长史张宾曰:‘名不虚也。吾不喜得幽州,喜获二子’。”此段大意是,石勒令人统计王浚官员及亲属财货,皆累积巨万,只有裴宪和荀绰家中有藏书一百余套,盐米十余斛而已。石勒闻报后,对其属吏张宾说:“裴宪、荀绰清廉忠义,名不虚传,我获取幽州无甚得意,更欢喜的是获得高长官——卫尉。荀绰本人‘博学有才能,撰《晋后书》十五篇,传于世’(《晋书》本传),他还撰有《冀州记》一书,为方志名著,记录了冀州

流有益焉。

后石勒称帝,裴、荀二人按照晋朝礼仪典制,为之建立各项制度。他们于民族融合及文化交流有益焉。

藏书家故事

藏书家敬的裴宪和荀绰

陈德弟

生命中的光

巫小书

每个人的阅读史中,都会有一位地位特殊的作家。

对我来说,没有任何犹豫和迟疑,这位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。我也深爱托尔斯泰、契诃夫、黑塞等作家,也会反复阅读他们的作品,但是如果使用最高级,或者要强调唯一性,则毫无疑问,是陀思妥耶夫斯基。

他作品的复调性——每个人物都强有力,构成复杂而深刻的多重对话,密度之大,分量之重,其他作家难以

企及,即使是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那样的巨著,与之相比,都显得浅易好读。

而他作品中的“神人”系列,尤为吸引我。从《罪与罚》中的索尼娅,再到《白痴》中的梅诗金公爵,再到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中的阿廖沙,天真、虔诚、善良,是神性在人间闪烁的光芒,其中又以梅诗金公爵最为典型。有人批评说这类人物苍白而不合现实逻辑,但现实逻辑究竟是什么?是否因为自己离这类人物太远,就确认包

王安石关心弱小

张蓬云

王安石(1021-1086),字介甫,晚号半山,抚州临川(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)人,受封为荆国公,人称王荆公。王安石是北宋著名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,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其诗擅长于说理与修辞,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,世称“王荆公体”,其词风格高峻,有《临川集》等著作存世。

王安石酷爱读书,刚开始上班(任金判官)工作时,每晚读书到天亮,早上起来

不及洗漱就跑步上班。其不修边幅之状,有时引起别人的误解,以为他闲散无志。就是平常日子,他寝食之间也手不离卷,极少言笑。有一次,他与朋友看艺人表演,众人欢乐,王安石也笑了。大家以为他也看到了高兴处。可是一问,王安石却说许久没弄明白的事,是方才看书“自喜有得,故不觉发笑耳”。读书明理,让他高兴了。苏轼对王安石也非常敬佩,他写诗用典,别人看不明白,王安

石却非常理解并肯定其妙。苏轼常对人说:“学荆公的人,哪有他这样博学啊。”(宋·赵令畤《侯鯖录》卷第一)王安石的散文《伤仲永》字字是对青年读书学习的关心。当然,他一向怜贫惜弱。他任知制造(为皇帝起草诏令的官)时,夫人吴氏很关心他的生活,为了有人照顾他的起居,为他买了一个小妾。一天,王安石见到此女子后问:“你是什么人?”女子说:“夫人要我在您身边服侍。”王又问:“你是谁家的?”女子回说:“我的丈夫是个军官。他负责监运粮米时船沉了,倾家荡产仍不够赔偿,只好把我卖了。”

王安石很很感伤,接着问:“夫人花多少钱买你?”女子说九十万钱。于是,王安石把那个摊上事的军官叫来,了解情况如实后,安慰了他,并帮他还清债务,让他们夫妻团圆,还给赐金钱,嘱其好好过日子。(事出宋邵伯温《邵氏闻见录》)

王安石曾官至宰相,他喜欢读书,体恤弱小,具有人文情怀——也许,这就是读书人应该有的样子。

颠倒着读

冯磊

木心的《文学回忆录》,我是颠倒着看的。假期的早上闲来无事,我把《文学回忆录》从书架上抽了出来。在第956页,木心写道:老庄的空灵是讲实用的空灵,是高层次的“活命哲学”。我一下子想到了嵇康、山涛以及钟会的命运。

继续往下看。看到他讲格里耶和巴尔扎克,讲陆游如何教儿子写诗。翻了几页,到新的章节,题目是《新小说(二)》。之后,又往前翻,从讲老庄的那页往前看。看到他讲艺术的创新与排他性,以

及新文化潮流的诞生,脑海里马上想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。

文学和艺术,也许没有规律,但肯定有众生相可以欣赏。再往前翻几页,发现题目是《新小说(一)》。木心大费周折地讲新小说,却极少提到小说的技巧,就像“唐诗宋词多少爱情,却没有一篇讲‘我爱你’”。

我的体会是:一本书,如果实在读不下去了,就放下。有时随便从哪一页入手,遇到一个别致的句子,就像他乡遇故知一样,豁然开朗、醍醐灌顶、大梦初醒。

书人书事

唐宋八大家轶事之七